

红螺寺

禅门轻掩的一蓬翠竹，犹似着意对应红螺寺的雅名。人临其前，也就像是同清凉世界相近了。

语曰：南有普陀，北有红螺。这八字，很能上口。口问心，观音菩萨的道场同此地可相比方吗？我见识平浅，不能回答。却无妨这样想，普陀山临海，晨诵夕祷差不多总要同响涛相伴随。红螺寺就不一样，山深，远海潮音而近蝉噪声，其静很可为人向往。坐香念佛，像是别无更好去处。查寺史，直可溯至东晋，辈出高僧，蔚成北方名刹，不是没有缘起。

红螺寺，挑的是净土宗的旗。净土法门，由庐山起家，慧远往下，可以称为“师”的，红螺寺就占了两位，一是十二祖彻悟，一是十三祖印光，寺中设殿供奉。进去看，不见坐化的肉身，纵是彩塑图绘，结趺之貌也能宛然。彻悟大师，俗姓和我相同，更进一步，也是冀东人。端详绘像，他是面红润而须发皆白，颇具社公之相。墙上挂纸，满篇写其人行状，得知此僧的学问大，精通经史，遍习圆觉、法华、楞严、金刚诸经，且入红螺寺创建净土道场。《梦东禅师遗集》“海内净土

门庭，首推红螺焉”句，等于给他记的一功。印光大师，初读程朱书，转入释门。不只口诵，还能笔著。我所见普陀、五台、峨眉、九华四座佛山的“志”，据称由他修撰。印光大师曾南去，入普陀山法雨寺参学请益。从这里，或许可以看出一点红螺寺和普陀山的因缘。我去过法雨寺，不为寻师访道，只因游赏的心重，耳旁是水陆道场的唱诵吹打声音，眼底是千步金沙的水浪岸礁，慈云甘露、月影莲香的深意味，未能细慢体验，这是远不及印光大师的地方。闭目默忆，依稀能够移入眼前的，释迦法像以外，惟一尊托净瓶、执彩花的水月观音。身后的紫竹林和红螺寺的御竹林，数亩琅玕，南北相望，遥舞一片绿。假定有联语为配，应该是这一对：“莲界千峰净，梅天一雨清。”印光像的一旁，静悬他的字，其句是：“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作佛。”老和尚出语，看似朴素，却像是藏着很深的意思。我看是自显高志，用意犹似从孔圣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那里来。凡情和圣境的分别在他那里都淡而若无，惟余四字：即心是佛。二位高僧往矣，终日高宣佛号、讲习净土的样子，却不难想见。

豆蔓藤花、攀篱绕树的乡间野景近在寺墙外边。寺里，松上紫藤花开，可赏可吟。胡絮青的“老松红萝坠万花”七字，题得好！花色同寺门旁的竹影恰能互映。僧人多喜泉石，求山野意，在一方栖身的天地里显出布置的功夫。我每走近一座寺，行香接引的氛围之外，常常惹我夸好的，就是红墙里外的松、竹、花。它们会使体内之心变得很熨帖。

我在红螺寺，未见僧人。或许披袈裟、捧茶钵的老衲在禅房深处静歇也说不定。这里是他们身和心的安顿处。我未弃家削发为僧，走修行之路，故只可远远地旁观。换角度说，佛门各宗的道理在我看都不浅，想钻透难，也就以退避为好，至多

是凝神听一段信士弟子“南无阿弥陀佛”的唱偈，相随着抑扬其声，聊获满足。

寺前湖水，广于寻常的放生池，撩我浮舟摇桨之心。若寻梦境，湖光中应当有红螺女踏浪笑歌而来。

雍和宫

北新桥大街略北，是雍和宫。我小的时候曾过其门墙，觉得一片楼阁很高大。那时不懂佛典道经，求涅槃、证菩提也像是飘在天边的话，身虽近，心却离它很远。

几十年过去，以我现在的眼看，雍和宫依旧高得显眼，满覆金琉璃的檐脊从红墙那边耸出，四近新造的楼房从气势上都高不过它。至高的大殿，名为万福阁。楼高，是因为里面立着一尊木雕弥勒站像，楼矮了，容不下它。就算这样，仰头看，佛身还大有破顶欲升的架势。

这尊弥勒像，二十六米高，放眼海内，有资格排老大吗？不止一人问过这话。我不敢答，但它至少让我大有联想。近些的，是承德普宁寺的千手千眼观音泥金立像；正定隆兴寺里也有一尊相似的，只是变木雕为铜铸。远的，是西藏扎什伦布寺的强巴铜佛。如果说洞窟石龕的摩崖造像，择其伟岸者，遍观云冈、龙门、敦煌、麦积、须弥诸地，更无计其数。前人造像，多求身量高大，放在天底下，也能以力撑持。

雍和宫的这尊弥勒，妙相庄严，神容不似民间所奉开口常笑的胖和尚那样随和。据传浙东奉化是弥勒之家，我在四明山中的雪窦寺看过弥勒像，同寻常的所见大异。貌瘦，头戴之帽

形若法冠，手执一盏莲花灯。我在弥勒宝殿左侧看到一块碑，借笔记下上面的字句，还可以推知，奉化是弥勒佛的应迹圣地。《五灯会元》中的所载，大抵也不差。录其句，是“明州奉化县布袋和尚，出语无定，寝卧随处，常以杖荷一布囊并破席，凡供身之具，尽贮囊中”。形貌的胖与瘦，照佛家的应身之说，也是随宜而多变，就不感到怪。“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的这位弥勒佛，离应梦山，别剡溪水，直入京师的斜街曲巷，端立如一座入云的塔，在百姓心上长留的那缕风趣，似乎淡去了。



北京雍和宫

佛教入中国，传为汉藏两支，相关的道理，粗知都办不到，只好由心觉转为眼观。入雍和宫，能看出哪些分别呢？在我，举目一扫，感到释迦、观音像少竟至未见，宗喀巴、度母

像多而造艺精美。鼻嗅炉中所烧高香，虽是雍和宫自产，气味也能同我从拉萨带回的藏香仿佛。雍和宫建在北京，和色拉寺、大昭寺、哲蚌寺自然会有差异，比方这里的酥油味就不像藏地诸寺那样重。

汉藏佛教，互有异同。我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看到马蹄寺的红衣喇嘛和千佛洞的青衣佛徒，共处一山。洞窟是北魏之筑，彼此相伴，史久矣。

雍和宫近旁也有寺，戏楼胡同里的柏林寺。我只去过一次，却没有看到有名的《龙藏》经版。七千卷木刻经文，总也同云居寺深藏的石经气派相当吧！

雍和宫的斜对过是成贤街，街内端开孔庙之门。祭孔礼佛，各有场面。儒释终不是一回事，门户相望，仿佛深有文章。是什么呢？想想，总是不得要领。上推几百年，欲究其用意，怕是要去请教从国子监摇扇而出的太学生了。或曰：雍和二字，恰可得解。

正觉寺

我初知正觉寺，是在延吉。当时闲翻这里办的《天池》杂志，其上刊载一文：《季羡林与敦化正觉寺》，说季先生刚自曼谷归，即由北京驰函敦化熟人，询问正觉寺建设进展情况，过后，又审看寺院的总体规划图云云。推想，正觉寺的土木之工，或许有它的来由。杜牧“南朝四百八十寺”句，是言指江左之地，关东一带佛事盛否？无所闻，或说至少是在这一点上，北不及南。本此，在敦化能修这样一座寺院，又临近开光，自然是引我前去看的一个理由。理由也还有之二，是因为寺址六顶山昔日并无香火之事，正觉寺完全是新造（旧时代，敦化像是有过一座小庙，如今已不见影子），这和一些地方依遗址而重建大有不同。我的见闻寡，像这样不袭传统，开山造寺的举动，在眼下或许稀如晨星。所建规模又非常之大，可冠东三省，呼为“关东第一寺”恐不过分。理由还可以加个之三，是拿钱盖寺的释。佛性法师，美籍华人，女，这样大的尼众道场又绝非山中之庵所能比方。三条理由，恰是正觉寺的独特处，或言为他处禅林不多见。女法师，敦化生人，造寺的初衷，是既为释迦，也为故乡。慈悲心和赤子情在她是血肉相连的。精于印度文化的季先生，当然会对这座新寺抱有兴趣，大

约也能情同译完《罗摩衍那》后的喜悦。我的感受没有他深切，去，至多是为了看。

晨发延吉，经安图赴敦化。一路多见翻涌金黄之色的稻浪，青绿颜色的大豆。庄户人家晾晒秋收物产，一是架上的烟叶（关东烟从点籽、打尖、掰杈、收获直到上烟架，我全干过，故眼前这一景，非常熟悉，并引我忆往），二是摊满道边的雨后新采的山蘑菇。这些东西，都飘出独有的鲜香气味。像是只有在关东，才容易看到这幅村野图。

刚入敦化市，便见牡丹江。江水穿城而过，将市区隔为东西两半。昔日我在北大荒当兵团战士，多经牡丹江市，却没有注意过江水是怎样流得汤汤。谁知，十几年以后，在相邻的敦化却看到了它，这是在梦中也未曾想的。

牡丹江的源头，可以在这里找到。

敦化旧为唐代渤海国故都，时称敖东，距今已千年之远。现下，这里的制药厂正在电视上为“安神补脑液”大做其广告，也使国人尽知古城大名。城中长街一条，直来直去，颇有宽度。两旁的楼厦多是新建，在我的感觉里，它有些同辽东半岛的营口街景仿佛。只是这里海拔高，风冷，更多粗犷气。北方的市容，较南国的玲珑街面真是不同。初来这里的人，寻路会省很多力。

六顶山一带，风景还算秀美，把正觉寺建在这里，想必也是为得堪舆之妙。青山起伏，眺览，可数出六座峰峦，“六顶山”的名字盖自此出。山深处漾动一汪碧水，山光水色互为映带，单说风水，不知让多少阴阳先生喜上眉梢。旧有渤海国亡灵葬在山上，留下一片陵寝；今有正觉寺造于此，纵有千年之隔，寄希望于来世的信条却难见改变。古墓同今寺也恰好形成照应，发“逝者如斯”之叹后，还可以眼观庙寝之美而流

连故国遗风。第三代渤海王之女贞慧公主也埋在山中，她四十岁就死了，寿不能算长，晨昏，能闻深寺传出的钟鼓之声吗？这情境又颇像京郊云居寺和寺后半山上那座相依偎的金仙公主塔了。

正觉寺虽未竣其工，大致模样却已显出。殿分五重，依次为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藏经殿，感觉是规模不小，合于“海东盛国”气派。

寺即为今人新造，自然别于古时工匠技艺，照我的观察，是在旧形制上新有添加，姑且称之为改良。所承者，是中轴线配以对称式；所创者，其实也非全新，不过是取他处之长，用意皆在贯建筑以气势。仅举较明显的两处，且全集中在大雄宝殿。一是殿前的三层汉白玉石台基，让人想到北京故宫的太和殿；二是檐下的八根雪白的石柱，雕以蟠龙，让人想到曲阜孔庙的大成殿。帝王之气、文圣之概，在正觉寺虽未尽得，无以“仰之弥高”，却总还是变遥远为相近，等而下之，略得一点意思也就足够了。在我去过的一些旧时寺庙，这种建筑上的融和，似不多见。

大雄宝殿的特点，是大。若取比较之法，把山西悬空寺上那座类如模型的大雄宝殿移来摆放一处，则如黍米之在太仓了。转而说里面的内容，除去身量高大、以樟木雕成的三世佛外，两厢尚有“释迦牟尼本生”瓷砖壁画，一望便能知道，出自景德镇艺人手。我昔年在白帝城，近日在滕王阁都欣赏过这种作品。佛传故事也不陌生，在晋北的云冈石窟、陇西的莫高窟、闽南的南普陀均有所观，不同的只是，前者浮雕于洞穴，后二者彩绘于墙壁，历岁，难免风雨漫漶或者褪淡颜色。正觉寺的这三十幅瓷砖画，是烧制之品，大约极能耐久。东西壁下并无十八罗汉像，兴许是工程未竣，尚来不及落户。推想

总不会效闽地的开元寺和南普陀之法，将如来佛的众弟子安顿在背阴或外廊吧？

大雄宝殿的藻井，绘制格外精美，据说也是本于故宫太和殿的。这样轩敞的殿堂，若是古人所建，我们即便吃惊也无话可说；偏偏是今人再造，就颇让仰头看惯了高楼的现代人感叹。以我的识见，就难于不想到桃花源里、沅水之滨的那座也是新建的桃川宫，两者或可相埒。差异处只是，宫里供奉的是道教之神玉皇大帝（这样宏丽的宫观，似也有违道教建筑崇尚清简、尚朴素的原则），与正觉寺的源流不相同。

寺院之墙周长七百米，红色，起伏若凝固之浪，呼为“穿云龙”，这使得静态的殿宇，因此种飞动的气韵而不显得四平八稳。

檐牙斗拱，极尽繁丽，却非木构，而为钢筋水泥之筑，巧施彩绘，放眼望去，同木质庙宇无有分别。两侧的佛学院和僧舍，又完全是洋房式样。这些，大约只能出自今代鲁班的脑和手。

赵朴初为正觉寺书匾，上漆飞金。待开光日悬上山门殿，统领一片金琉璃，远近僧尼于笙箫佛号声里齐来唱偈，总该大显风光了吧！和渤海国古墓一同沉睡了上千年的青青六顶山，不会再感到寂寞。

法 门 寺

离乾陵，满坡的柿子红在秋风里。乾县城关正在闹集，满目皆人流，皆红红绿绿货物，填满县城东大街。

法门寺在扶风县，走过的一路多有景色可观。河滩亮出一湾碧水，不少洗衣女将花色衣衫点缀在滩岸，使单调的黄土坡别有风情。远远还望见一队人流，着白衣，在苍茫的天色下行走极缓慢，大约是送葬的乡亲。

田间可断续看见孤立的碑喝，闹不清古今。

棉花一片白，同我前不久在冀南山地的所见略同。有的人家把收获的黄烟叶拴在草绳上晾晒于架，这又和我在北大荒干过的活计无殊了。

这里就是青铜文化的故乡吗？

公刘率周族自郃迁豳，承曾祖后稷农耕南亩。多读《诗经》，对这个豳字不会陌生。《豳风·七月》可以成诵。但到了导游嘴里，趣味可就大了。他言豳字是山窝窝里养了一群猪，惹得众人不免发笑，保管记得更牢靠。可周族会自认猪一样懒吗？传到古公亶父这一辈，周人渡漆沮，卜居岐山之南的周原，史称岐邑立国。我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看到的凤雏宫、召陈宫复原图，那是相当排场的。至于文王在沔河西岸建丰京，

武王又在河之东营镐京，则是后来的事情。

岐山和扶风的地面儿，有过周朝最早的都城，唐宪宗造寺院，很会选风水。

其实，最金贵的是法门寺里珍存了一节释迦的佛指骨。据说近年一位从海外来的法师距法门寺尚有几里远的路程，居然望见一片祥瑞之光闪烁天空。这就越发“玄”了。

我们大约是肚子已饿的缘故，对导游讲的岐山面极有欲啖之心。此面特点可用九个字概括——酸辣香、薄筋光、煎汪稀，且汤宽。面条其实只有一筷头儿，常人需吃五六碗方可饱腹。地道的陕西风味。还有瞪眼锅盔馍，即烙得一抻薄厚的大饼，发面的，贼硬，硌牙，嚼之双腮备觉其酸，不免皱眉瞪眼，始得其名。此地方物特色著矣。惜乎在法门寺下的一家饭馆并未吃到岐山面，瞪眼锅盔馍也只嚼了一牙儿，远未尽兴。好在有凉皮一碟，黄黄颜色，较之北京的粉皮略有嚼头儿，众人几箸下去便可扫光，也不错的。“乾州的锅盔，岐山的面，秦镇的皮子绕长安”。关中三大面食，我日后当尝遍。

法门寺可游览者分为二。其一为博物馆，展出历千百年风雨保存下来的皇室珍宝，俱为唐代文物。其二为塔寺。吾始瞻宗庙之美，百官之富。

珍宝当使观者缭乱，件件均无法以金钱计，且不能在这里以笔墨罗列穷尽。最叫我有兴趣的，是一套茶具，较之礼佛用的供养器皿和装奉佛骨的七重宝函更能看出人间生活的情味。唐代饮茶极盛，以细品而代粗饮，在茶的滋味中寻求禅的意境，色香味形可悦舌眼目，解渴则成为其次了。品饮上升为艺术，家具当然也有讲究。按照陆羽的分法，煎茶的工具称“器”，加工茶叶的工具称“具”。茶具的概念在我们的理解中不必分得这样细，于茶之道有用之器均应包括进去。陆羽所列

饮茶用具有二十四种，比方瓷盏，应以越州窑的最好，茶汤注入，“半瓯青泛绿”，茶色与淡青釉色相焕发，可以“益茶”。而邢瓷之白、寿瓷之黄、洪瓷之褐，因掩了茶色，故不好使用。我刚去过邢台不久，没成想有名的邢瓷在陆羽眼里竟“不宜茶”。唐宋时煎水所用的釜、瓶和炉，加工茶所用茶碾与茶罗一类，在法门寺多有陈列。名称起得好，记下几个：金银丝结条笼子、鸿雁流云纹茶碾子、飞天仙鹤纹壶门座茶罗子、鎏金人物画银坛子、鎏金伎乐纹银调达子、系链银火簪、壶门圈足座银风炉……闪耀金银之光。唐代皇族在吃茶上看起来很风雅。

寺院内大雄宝殿传出诵经声音，正在做佛事呢！塔檐下铁马在风中响，声音振出极远。我蓦然就寻回了几年以前在九华山祇园寺里的感觉。

塔初为唐建，木质，毁于明，复在原来基址造砖塔，名护国真身，一直挺过数百年风雨。多年前，它却齐刷刷裂塌，剩余一半塔身竟不肯倒下，真叫奇。以后修塔时便发现了塔基下的地宫，方才有了陈列在博物馆里的那些唐朝宝物，和那枚轰动世界的佛指舍利。异游讲，地宫其实离地面不过一两米深浅，多少朝代的掘墓人居然就没有找见它。神灵之功也！

入地宫，顺一玻璃孔可以看到一尊小塔，据说佛骨就装在里面。人们一个个弯腰撅在那里瞅，也算瞻拜吧！或曰释迦在佛诞日显过灵，其时佛骨之上瑞光流溢，霏霏上涌，在高约十七公分处突然映现这枚灵骨的精确图像，在场中外高僧惊奇万状，诵佛之声震地。这是地宫内的一段文字，旁附大幅彩色相片一帧。人们只管听和看，各自在心里琢磨。

这枚佛骨是唐宪宗最先迎来的。按照唐制，每三十年迎一次：开启地宫，将佛骨送往长安，隔过一些天数，再迎奉回法

门寺。据说共迎了六回，排场当然不会省俭。韩愈谏阻宪宗奉迎佛骨，上《论佛骨表》，被贬潮州。但退之先生“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话是含着道理的。

寺院内遍植松竹红花。风铃依旧响着。

炳 灵 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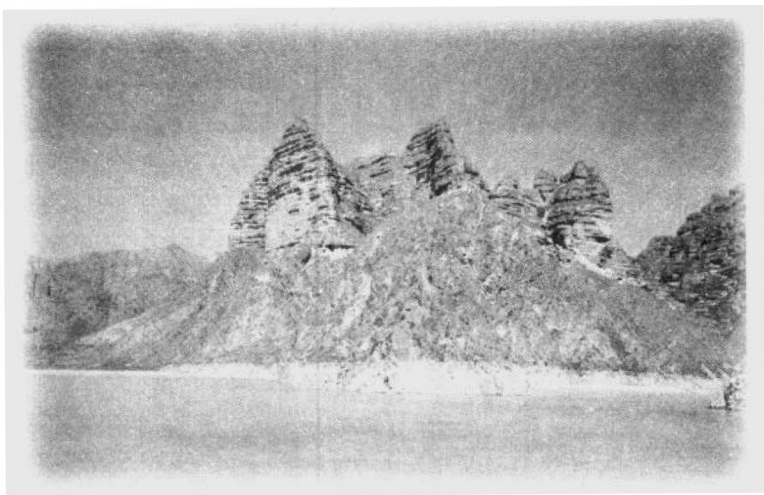
中国石窟里，炳灵寺是开凿较早的一座。具体年代，造像题铭为我们留下六个字：“西秦建弘元年”，可以推知其源。如果尊唐释道世编撰的《法苑珠林》的说法“有石门滨于河上，镌文曰：‘晋秦始年之所立也’”，那么，炳灵寺石窟至晚在晋代就已开凿，历史又要早 150 多年。

炳灵，藏语，意为“千佛”或者“十万佛”。这是虚数，大约不会像我去年秋天在西藏江孜白居寺所看的那座塔，佛的形象布满雕塑和壁画，不必依次去数，在感觉上也会承认它是十万佛塔。炳灵寺的佛像，石雕、泥塑加在一处，虽不满千尊，但是华夏石窟寺的名录中却偏偏不能缺少它，因为它很耐看。西秦（或者西晋）年代的造像能够存留到今天，在哪里也都是罕见。

炳灵寺藏黄河北岸小积石山中。我不知道如此一片石窟群为什么建在这样一处幽寂的地方，甚至都有些苍凉的味道了。我来时，又逢阴雨天，船行刘家峡水库上，烟波迷蒙，半掩竞势峰峦，恍如一幅米家山水图卷。疑心复做乱雨中的漓江之游了。

近寺区，望临水诸峰高向湖天，若碧流间飘飞朵朵赤霞，

遂感觉景象大不一般。红崖洞穴，密如蜂房，竟无一假人类之力。除去赞叹，再也无话可说。



炳灵寺前石山

岩壁上，佛龕高低，自有排列。古人施以雕镂，便成绝品。佛、菩萨、比丘、天王、供养人，尺寸各异，然巧妙不同，一凿一凿决不马虎。有的面目虽已在岁月的风雨中变得模糊，却可以有所勾勒，因为那飘曳的衣纹还在，照例在想象世界中翩跹。

称雄的是那尊摩崖大佛，唐代之品。一些相关的书籍却没有注明是释迦还是其他。总之那面容是忧愁的，很孤独地倚壁而坐，望黄河之水从眼前流去，隐入碧湖。

在风中飘舞的雨丝，是他紊乱的思绪吗？

再往上，还有数层窟龕，木梯栈道曲折盘旋，极险绝。我想攀而上，复做领略，可惜通道被锁紧了，无以入。

寺前几株花椒树，红亮的果实缀满枝头，在微风中轻摇，如花

临津渡前，当地老乡几根竹竿一块白布便撑起一个小篷，篷下添几张桌凳。叫卖的是“酿皮子”。盛上橙黄的一碟，再浇一层红辣子，极悦目。口味在面条与凉粉之间，

终要踏浪而去。

离岸，目光依然被绝壁上的石窟寺牵着。红色飞檐耸出画里气象。范文澜说它可以同敦煌的莫高窟、天水的麦积山相昆仲，大约是不争的事实。历史学家的眼光也难免掺入艺术家的浪漫。